

甲骨文“即”、“既”补释

张新俊

内容提要 “即”、“既”是殷墟甲骨文中一对常见的字。一般情况下，“即”从“𠂔”从“卩”，像踞坐之人就食之状。“既”从“𠂔”从“无”，像人食毕口转向身后之形，二者区别明显，很早就被考释出来。但甲骨文又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同一个字有多种异构存在。过去或因对文字构形认识不准确，或甲骨图版模糊不清等原因，常有把“即”误释作“既”，也有把“既”误释作“即”的情况。本文从“即”、“既”最常见的形体出发，结合相关甲骨卜辞辞例，对“即”、“既”二字的构形加以辨析，并对与“即”、“既”相关的文字做出新的考释。

关键词 即 既 构形

《说文》：“即，即食也。从𠂔、卩声。”“既，小食也。从𠂔、无 声。”从六书的观点来看，古文字中的“即”是会意字^①，“既”是会意兼形声的字^②。就文字构形而言，一般情况下，甲骨文“即”像踞坐之人就食之状，“既”像人食毕回首离去之形，二者区别也比较明显，所以这两个字很早就被学者们释读出来，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异议^③。

众所周知，甲骨文又有复杂性的一面，同一个字或有多种异构存在，在文字释读方面往往又

① 战国文字中“即”字有如下的写法：



《语丛一》简3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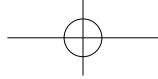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中山王方壶

前一字出自郭店简《语丛一》简31+97，文曰“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即文也”，“即”读作“节”。后一字出自中山王方壶，文曰“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即得民”，“即”读作“次”。如果把这两个字与战国文字中常见的“即”相比，不难发现这种写法的“即”，是在“卩”形上或下部加上一横笔。我们怀疑此二字乃是在“即”上追加“一”作为声符。上古音“即”属精母质部，“次”属清母脂部，“一”属影母质部，三者读音非常接近。如果这种理解可以成立的话，在战国文字中“即”也有形声字存在。关于“即”的写法，可参看李守奎《楚文字编》页314，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又李守奎、孙伟龙、曲冰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页272，作家出版社，2007年；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页325，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汤志彪：《三晋文字编》页741，作家出版社，2013年。

② 裘锡圭先生认为“即”、“既”都是会意字。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页125，商务印书馆，2013年。季旭生先生认为，“即”是会意字，“既”是会意兼形声字。参看季旭生：《说文新证》页441—443，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也有学者把“即”、“既”二字均看作是会意兼形声的字。参看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页3371—3373，3212—3214，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③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页371—373，页379—381，中华书局，1996年。在金文中，“即”、“既”二字一般不会混同。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金文中“即”、“既”相混仅有两例。郑义伯簋“我酉（酒）即清”，“即”为“既”之讹，此乃其一；另一件为《土山盘》“既生霸”，“既”讹作“即”。参看谢明文：《郑义伯簋铭文补释》，中国文字研究会第十九届年会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10月23-25日。



存在不少争议^①。以“既”字为例，甲骨文中既有从𠂔、从无、无亦声这种形体，同时也有口形向𠂔，但身体背对𠂔，表示食毕离去之义的“既”字。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口形对着或者背离𠂔为判断标准，多有把“既”误释为“即”的，或者把“即”误释为“既”的情况。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目前学术界在“即”、“既”释读上存在争议的几个形体。

一

李宗焜先生《甲骨文字编》^②第1078页“即”字下收录了如下二字：



《合集》32701



《屯南》4233（以下用J替代）

J从“𠂔”从“无”，从文字构形而言，“无”，所从“口”形对着“𠂔”，乍看很象是《说文》所言“就食”之状，这大概也是有学者释作“即”的原因。不过，J所从跪跽人形显然是背对“𠂔”的，又有可能是会“食毕离开”之意。其实J形这种形体在甲骨文中比较常见，其他如《合集》6566反、6648正、6648反、17703、17704、17794反等有很多“王固曰𠂔既”的卜辞，其中的“既”字，除了最常见的从𠂔、无声这种形体之外，有不少就是写作J形的^③。这种写法的“既”，只不过是把“无”形从“𠂔”的右边移动到左边而已。古文字中偏旁位置变动不居，正反每每无别。可证J是“既”而非“即”字。

另外，一些与《屯南》4233相关的辞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合集》32701与《屯南》4233下部辞例均已残缺，但《屯南》4233与《屯南》2414为成套卜辞，据后者可补全《屯南》4233下部刻辞，补全后辞例为“又不既羸，弼棗”^④。该版辞中的“又不既羸”，应该与出组卜辞中见到的“羸不既作”有关。请看下面的卜辞：

(1a) 己巳[卜]，旅贞：羸不既作，其亦奏自上甲，其告于丁。十月。

(1b) [己巳卜]，[旅]贞：羸不[既]作[] 《合集》22680

(2) 丁未卜，[]贞：羸不[既]作，其亦棗，𠂔[癸丑酹]。 《合集》23692

(3a) 辛巳[卜]，[旅]贞：羸[]

(3b) [辛]巳卜，旅贞：羸不既作，其亦寻棗，𠂔丁亥酹。十月。 《合集》23694

(4) 辛未卜，[旅]贞：羸不既… 《合集》23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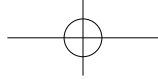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5a) 辛亥卜，漳贞：羸不既作，其亦棗，𠂔丁巳酹。

① 裘锡圭：《从文字学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复杂性》，《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页416—421，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李宗焜：《甲骨文字编》页1077—1078，中华书局，2011年。

③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页141，中华书局，1989年。

④ 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页1013、1133。《屯南》2414“既”字图版不够清晰，作形，据《屯南》4233可知，其形体与相同。



〔图一〕《德瑞荷》45



〔图二〕《合集》4660



〔图三〕《合集》1998



(5b) 辛亥卜，漳贞：羸不既作，其亦𦵏，其𦵏𦵏[于上甲]。 《合集》25892

(6) 辛亥卜，[旅贞]：羸不既[作]，[其]亦𦵏，[𦵏丁巳]𦵏。 《英国》1997

(7) 庚辰卜，旅贞：羸不既作，其亦寻𦵏，其𦵏𦵏于上甲。 《英国》1998

(8) 庚辰[卜，旅]贞：羸不[既作]，其求萑勾，其亦[寻]奏。 《合集》4660

上揭例(1)，《合集》22680=《七》W41=《海巴》9=《欧美》38，《合集》22680所收图版不全且图片模糊，《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¹⁹¹著录有完整而清晰的照片和摹本〔图一〕，可以

补正过去对该版卜辞的释读。“其亦奏”，亦见于《合集》4660，但甲骨文中与“羸不既𦵏”有关的辞例，一般都作“其亦𦵏”或“其亦寻𦵏”，如上揭例(2)、(3)、(5)、(6)、(7)，我们怀疑这两例中的“奏”，很有可能是“𦵏”字之误²。例(3b)中“不”后之字，过去有不少学者释作“即”³。《新甲骨文编》(页312)把此字处理作如下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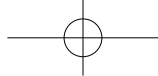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新甲骨文编》321页

实际上此形在图片处理上有误，“卩”形上端仍有不甚清晰的“口”形存在。《合集》23694=《南坊》5.57=“历拓”543=《掇二》487，其中《掇二》487的图版比《合集》23694要清晰得多。我们把两书所录的字形分列于下：

〔1〕 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5册，页402，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合集》23694中的“𦵏”，白于蓝先生认为应改作“奏”，恐怕是不正确的。参看白于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页203，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页525，中华书局，1989年。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曹锦炎、沈建华：《甲骨文校释总集》页2701，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前揭白于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页203。



《合集》23694



《掇二》487 (以下用J1替代)

通过比较可知，J1显然是从“无”而非从“卩”。有的著作把此字释作“即”，当是依据不够清晰的图版所致。

例(8)，《合集》4660下端残缺，王子扬先生虽然在“不”后面补出“既作”二字，但认为，从“第二列所余空间看，似不能容下三个字”，怀疑“拟补不一定正确”¹⁾。我们认为王先生所补大概是正确的。因为《合集》4660〔图二〕与《英国》1998〔图三〕为同日所卜，二者很有可能是一版之折。从与“羸不既作”相关的甲骨卜辞可以推知，这些卜辞一般都是四字一列(偶尔有作五字者)，故《合集》4660第一列可以补出“卜、旅”二字，第二列“不”下可以补出“既作”二字。这样一来，第二列将出现五个字。《英国》1998“不”与“作”之间的“既”字，显然是刻写者发现漏刻之后补刻的。我们推测《合集》4660与《英国》1998如果是对贞卜辞的话，第二列有容五个字的可能。

例(2)，《合集》23692=《库》1224=《美》247，“夷”字以下模糊，周忠兵先生认为《合集》25892〔图四〕可能与此版为同一事而卜，据“辛亥卜，漳贞：羸不既作，其亦羸，夷丁巳酹”，把本版卜辞补作“丁未卜，漳贞：羸不既彡，其亦羸，夷戊申酹”²⁾。戊申为丁未的次日，周先生没有进一步作出说明。我们认为他所补出的文字大概是有问题的，这一点从例(5a)可以得到证明。(5a)中为辛亥日占卜，丁巳日举行酹祭，辛亥与丁巳之间相距6日。也就是说，亥与巳在十二地支中处于对冲的位置。根据这一规则，我们可以把《英国》1997(摹本见《合集》41119)中缺失的文字补出来。《英国》1997〔图五〕首字仅残存一竖笔，末尾有一“酹”字，卜辞辞例格式与(5a)相同。首字当为辛字之残，如此，则为辛亥日占卜，从“酹”前残留的干支笔画看，可能是“亥”，也可能是“巳”。丁巳与辛亥间隔6日，所以举行酹祭的时间为丁巳日，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酹”前的干支为“丁巳”。同样的道理，回头看《合集》23692，其辞例格式与(5a)、(6)也是完全相同，丁未日占卜，癸丑与丁未间隔6日，则《合集》23692“夷”后当补出“癸丑酹”三字。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羸”是病情“好转”或疾病“痊愈”一类的意思³⁾。“彡”本从“弓”、“又”、“乍”，

〔图四〕《合集》25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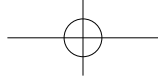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图五〕《英国》1997



1) 王子扬：《卜辞“羸不既作”试解》，《出土文献》第三辑，页92—98，中西书局，2012年。

2) 周忠兵：《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的整理与研究》页163，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林澐)，2009年。

3) 王蕴智：《羸字探源》，《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页7—1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蕴智：《出土资料中所见的“羸”和“龙”》，载《字学论集》页263—274，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王子扬先生读作“作”，训“起”，“羸不既作”也就是“羸不既起”，是病情没有彻底好转的意思。《合集》23166说“羸亦作”，则是指病情好转或已经痊愈¹。根据上面的辞例，如果出现“羸不既作”的情况，通常要进行“𤎿”和“寻𤎿”，或者向祖先神“𠄎𠄎”，有时候要在占卜日六天之后，也就是在与占卜日的地支五行相冲的那一天进行酹祭。由此也可以推测，殷商时代的巫师们已经开始把地支五行相冲的原理运用到疾病的治疗当中了。

现在回到《屯南》2414（《屯南》4233同文）。该版卜辞说：

(9a) 又 [不] 既 [羸]，𠄎 [寻𤎿]。

(9b) 眚大示𤎿，羸。

(9c) 率小示𤎿，羸。

(9d) 率小示𤎿，羸。

(9e) 𠄎辛酉酹，𤎿。

(9f) 𠄎乙丑酹，𤎿。

(9g) 𠄎丁卯酹，𤎿。

〔图六〕《合集》23695



〔图七〕《合集》22680



这一版卜辞同样是围绕“不既羸”的情况，进而举行“𤎿”、“酹”一类的祭祀活动。从“𠄎辛酉酹”、“𠄎乙丑酹”和“𠄎丁卯酹”来看，在分别与“辛酉”、“乙丑”和“丁卯”相冲的“乙卯”、“己未”和“辛酉”日，围绕“羸不既作”进行过占卜活动。

(10a) 己巳贞：其寻𤎿，羸。

(10b) 𠄎寻𤎿。 《合集》32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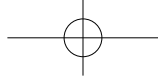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这一版卜辞可以与《合集》23695〔图六〕《合集》22680〔图七〕参看。《合集》23695已经残缺，仅有如下文字：

(11a) 己巳 [卜，旅贞：] 羸𠄎

(11b) [己巳卜，] 旅 [贞：羸不] 既𠄎

占卜的干支同在己巳日，所占卜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1〉 前揭王子扬：《卜辞“羸不既作”试解》。



再看《合集》32701上的字，它与《屯南》2414等形体完全相同，释作“既”是毫无疑问的。《合集》32701虽然残缺，但是在骨版左下端还残留一“迺”字。“于既……迺……”是殷墟卜辞中常见的搭配与对举形式，黄天树先生曾经有专文讨论^①，可以参看。《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甲骨文合集释文》等把此字释作“既”，不误。《甲骨文字编》把它收录在“即”字下，显然是只顾及了“口”形是对着“𠂔”，而忽视了跪踞的人形是背对“𠂔”的。

二

《小屯南地甲骨》917有如下的字：

 (以下用J2替代)

目前古文字学界对J2的释读，有两种意见，一曰“即”，一曰“既”。前者见于《小屯南地甲骨考释》、《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新甲骨文编》和《甲骨文字编》等书^②。后者如《小屯南地甲骨释文》、《甲骨文校释总集》和《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等^③。从形体而言，此字从“𠂔”从“卩”，与甲骨文“即”文字构型部件完全相同，大概是释“即”说的理由。但是该字所从“卩”形是背对着“𠂔”的，与“即”字“卩”形面向“𠂔”不同，而与“既”相合。但甲骨文中“既”字一般都写作从“无”，罕见有从“卩”者。以上两种释读意见，究竟哪一种更合乎事实呢？仍然需要结合卜辞辞例加以辨别。

《屯南》917相关卜辞说：

(12a) 辛巳卜，毛羊[𠂔]犬百口百。三

(12b) 辛巳卜，于J2迺毛。三

(12c) 于J2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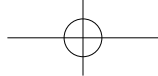
根据黄天树先生的研究，“于既……迺……”表示的是一件事情结束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件事情。上揭(12b)与(12c)对贞，贞问在辛巳这一天，是进行完之后开始毛，还是在进行完品之后才开始毛。我们认为把J2释作“既”的说法是可信的。J2从“𠂔”从“卩”，“卩”是背对“𠂔”的。可见

① 黄天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所见虚词的搭配与对举》，《黄天树古文字论集》页401—411，学苑出版社，2006年。

②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页250，中华书局，1985年。前揭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页981。刘钊、洪飏、张新俊编著：《新甲骨文编》页311，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前揭李宗焜：《甲骨文字编》页1077—1078。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一分册，页907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前揭曹锦炎、沈建华编著：《甲骨文校释总集》页6107。陈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页4913，线装书局，2010年。

④ 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释文中，差不多都把此字依原篆写出，只有李宗焜先生《甲骨文字编》一书（页386），把它收录在“迺”字下，我们认为是可信的。



判断甲骨文“既”字，应当以“卩”形是否背对“𠂔”为标准。至于说“卩”形之上是否有“口”，并不是构字的必然部件。

与上面J2形体最为接近的“既”字，还见于《乙编》5241正和殷墟小屯村新出的《村中南》106。其形体如下：



《乙编》5241正



(摹本)《村中南》106 (以下用J3替代)

《乙编》5241正=《合集》9733正，不过后者远没有前者图版清晰。J3这种形体也是从“𠂔”从“卩”，“卩”背对“𠂔”，与J2相比，不过是正反的关系，甲骨文中很多字正反无别，已经是古文字学界的基本常识。那么，J2、J3这两种形体，会不会是把“𠂔”“卩”位置互换，从而应释作“即”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目前甲骨文中确定无疑的“即”字，从未见到有把“卩”形写成背对“𠂔”的例子。故J2、J3均为“既”字异体。另外从卜辞辞例来看，也可以证明J3就是“既”字无疑。《村中南》有如下两条卜辞：

(13) 于J3祫升，暮岁𠂔 《村中南》106

(14a) 于既祫祖𠂔吉。用。

(14b) 𠂔先𠂔。 《村中南》123

例(13)与(14a)都是说于“祫”祭结束之后，再进行某种仪式，可知J3正是“既”字异体。《村中南》的整理者把J3释作“既”^①，是完全正确的。

三

《甲骨文编》第235页“既”字收录如下一字：



《宁沪》1.70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甲骨文合集释文》等均释作“即”，《甲骨文字编》把此字收录于“即”下^②。《殷虚卜辞综类》则作为不释字^③。该形体在甲骨文中仅此一见，若释作“即”，则比常见的“即”多出“口”形。若释作“既”，又与常见的“既”作顾首形不类，需要在此加以考辨。案《宁沪》1.70=《合集》32467，该字原篆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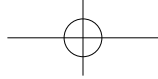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以下用J4替代)

对比可知，《甲骨文编》对J4的摹写不够准确。《甲骨文字编》则准确可信。J4究竟是该释作“即”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页650，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 前揭李宗焄：《甲骨文字编》页1079。

③ [日] 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页52，汲古书院，1975年。



还是“既”呢？从文字形体本身不好做出判断，只有征诸卜辞辞例。《合集》32467乃一残骨，据《甲骨文合集释文》，其辞曰：

(15) [大]丁[牛]，大甲牛，祖乙牛，父丁牛，J4【于】上甲。

甲骨卜辞中有“即上甲”和“即于上甲”的例子，如：

(16) 丁未卜，其即上甲。 《合集》32256

(17) ……𠄎𠄎（及）上甲其即。 《合集》34169

(18a) 癸酉贞：𠄎禾……即于上甲。

(18b) 贞：𠄎…… 《屯南》921

(19a) 即岳于上甲。

(19b) 𠄎

(19c) 癸酉贞：其禾于岳，得。

(19d) 癸酉贞：𠄎得岳，其取，即于上甲。

(19e) 癸酉贞：其𠄎禾于𠄎，燎十小宰，卯十[牛]。 《屯南》2322+2444^①

《屯南》921与《屯南》2322+2444为同文卜辞，大意是在癸酉这一天，分别贞问向岳神、𠄎进行𠄎禾之祭。可能贞问𠄎禾于岳的结果不理想，于是又进行取祭，让岳神即于上甲。殷墟卜辞中多见有“即上甲”和“即于上甲”而不见有“既上甲”的例子，所以我们认为《摹释总集》和《合集释文》等把J4释作“即”是正确的。

如果从字形上解释的话，J4可以看成是从“𠄎”从“𠄎”。《甲骨文编》认为此字从“兄”^②，不可信。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某些从“𠄎”的字，“𠄎”上有“口”形与否，往往没有本质区别，例如“𠄎”字有以下几种形体：



《合集》30659



《合集》26899



《合集》4104=合集108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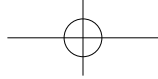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𠄎”字所从的“𠄎”形，上有“口”形与否无别，这与甲骨文“即”偶尔写作形𠄎大概是同步的现象^③。

《甲骨文字编》第1079页“即”字下还收录下二字：

① 萧楠先生缀合。萧楠：《〈小屯南地甲骨〉缀合编》，《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后收入《萧楠甲骨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页235，中华书局，1965年。

③ 此例蒙周忠兵先生告知。



《合集》23340（以下用J5替代）

《合集》29706（以下用J6替代）

《合集》29706云：

（20）辛巳卜，何贞：王亡灾。大J6日……

殷墟卜辞中有不少“即日”的例子^①，学术界把J6释作“即”，没有意义。乍一看，J5与J6形体非常接近，仿佛很有可能也是正反无别的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即”字，其实不然。经核检《合集》，《甲骨文字编》对此形的摹写笔划有脱漏，该字原篆如下：



《合集》23340

《合集》23340=《卜辞通纂》761。郭沫若先生曾释作“鄉”^②，《摹释总集》曾释作“既”（页518）。从拓片来看，J5右部虽残，但右上角仍留有向着“口”的“口”形，实际上此乃“鄉”之残。该版卜辞相关辞例如下：

（21a）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其叙丁于大室，勿^③丁西鄉（向）？

（21b）己丑[卜]，□贞：[翌]庚[寅]叙出于匕庚五宰？

“东乡（向）”、“西乡（向）”、“南乡（向）”和“北乡（向）”在甲骨卜辞中比较常见^④，可见郭氏的释读是正确的。白于蓝先生《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已经指出此字应改“向”^⑤。《甲骨文字编》把J5收录在“即”下，是不正确的。

《甲骨文字编》1079页“即”字下还收录如下一字：



《合集》22381正

甲骨文中“𠂔”与“圭”形体接近，容易混同^⑥。所以，此字很有可能是“既”字的异体。《合集》22381正为习刻卜辞，本版甲骨上很多文字被刻写得不成形体，所以，此字也许可以收入“既”字下。

① 前揭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页137—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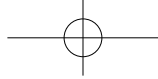
② 郭沫若：《卜辞通纂》页545，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③ 此字《甲骨文校释总集》隶作“𠂔”（页2665），《殷墟甲骨文摹释全集》释作“𠂔”（页2098），《甲骨文合集释文》未识。按此字原篆作，郭沫若《卜辞通纂》释作“勿”（页545），比较可信。

④ 前揭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页139—140。

⑤ 前揭白于蓝：《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校订》页201，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 沈培：《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𠂔”字用为“登”证说》，载《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页40—52，商务印书馆，2006年。



四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大致可以把甲骨文中“即”、“既”二字的形体特征及其区别归纳如下：

(1)“即”字的形体相对比较简单，一般写作从“𠂔”从“卩”，会人前来就食之意。较为特殊的形体仅有《合集》32467和《合集》29706两例，分别写作和，在“卩”上添加了“口”形。

(2)“既”字的形体比较复杂，一般写作从“𠂔”、从顾首之“无”，会食毕离去之意。但“无”形上象征人“口”的笔画，有向着“𠂔”者，也有背对“𠂔”者，还有省去“口”形者。其中以背对“𠂔”最为常见。向着“𠂔”者，即《屯南》4233等卜辞中出现的，其实是把“𠂔”、“无”两个偏旁的位置调换了一下，属于甲骨文中常见的形体正反无别的例子。比较特殊的形体，见于《屯南》917和《村中南》106等，写作，省去了“卩”上面“口”形，但人身体仍是背对着“𠂔”的，这种形体当看作是“既”字异体，不得以甲骨文形体正反无别看待。

(3)甲骨文中的“即”字，人的身体部份都是向着“𠂔”的，而“既”则都是背着“𠂔”的，这也是区分这两个字最主要的标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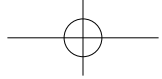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最后谈一谈故宫博物院所藏甲骨中一个有争议的“即”字。

《合集》34214是一版历组卜骨，曾著录于《南明》422、“历拓”4862，原骨现藏故宫博物院。该版卜骨上下端均有残缺，从内容上看，以卜雨为主。其残存刻辞如下：

- (22a) 丁卯贞：辛
- (22b) 壬申贞：其霖雨十一羊。
- (23c) 癸酉卜，其取岳，雨。
- (24d) 甲戌卜，其霖雨于伊奘。
- (25d) 即雨。

该版卜辞在内容方面并无任何难以索解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卜骨最上端的一个残字。该字残存部份如下：





或释作“即”字^①，或释作“祖妣”二字^②，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靠不住的。甲骨文中祖先称谓写作合文的形式虽然非常常见^③，但从未见“祖妣”合文的例子，故此说不可信。至于“即雨”的释读，同样存在着问题。此字从残存的笔画来看，与出组卜辞中所谓的贞人名字“即”比较接近。不过，这个字其实并非“即”，《新甲骨文编》把它收录于“𠄎”字下，从形体而言，是合理的^④。但这种形体仅存在于出组卜辞中，《合集》34214属于历组卜辞，切上端残缺，很难说它就是“𠄎”字。再者，过去释作“即雨”，在文意方面也不好理解。虽然该版卜骨“雨”上之字还难以确定，但它不是“即”也非“祖妣”合文，至少是可以确定的。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 芳)

附录：本文引用主要甲骨著录书及简称：

- 《甲骨文合集》——《合集》
《小屯南地甲骨》——《屯南》
《英国所藏甲骨集》——《英国》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村中南》
《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德瑞荷》
《甲骨卜辞七集》——《七》
《海外甲骨录遗留》之“巴黎所见甲骨录”——《海巴》
《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欧美》
《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之“南北坊间所见甲骨录”——《南坊》
《殷契拾掇二编》——《掇二》
《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库》
《美国所藏甲骨录》——《美》
《殷墟文字乙编》——《乙编》
《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宁沪》

① 参看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第四册；前揭曹锦炎、沈建华：《甲骨文校释总集》页3820；前揭陈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页3065。

② 前揭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页773。

③ 前揭刘钊、洪颢、张新俊编著：《新甲骨文编》页826—847；李宗焜：《甲骨文字编》页1406—1444。

④ 前揭刘钊、洪颢、张新俊编著：《新甲骨文编》页464—465。